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
八
三
の

列傳第十五上

通志一百一十五

前漢

蕭望之

子育

咸

馮奉世

子野王

逸 立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翟方進

子義

谷永

杜鄴

通志一百一十五

通志一百一十五

通志一百一十五



何武

王嘉

師丹

揚雄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
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君且十年以令詣太常
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
師諸儒稱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
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
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
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

見吏牽持劔劔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
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
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
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致白屋之禮於是光
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二歲間仲翁
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
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
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
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都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

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
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閑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
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
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遂昭公鄉使魯君祭於天變宜
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
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
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

樞選同姓舉賢材以充腹心與叅政謀令公卿大臣朝
見奏事明陳其職以共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
邪塞私權廢矣對奏上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
思進賢良多上書言屈臣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
御史次者中二千石以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
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
遷官至二千石其後二翟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是
時選博士諫大夫通以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
原太守望之雅意在小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徇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
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用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
謀慮之士以爲內臣幽於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
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
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
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以政事復以爲左馮翊
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
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指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

高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
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
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
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
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
諸有辜非盜受球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
穀此八郡贖罪務益石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
之心在教化之所助毒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

今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嗜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正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

以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滅臯以誅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

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
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
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
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
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
將大困乎不早思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
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
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
人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

布令甲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
天下供養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久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
資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暴橫羣盜並起至攻城
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
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死罪贖之敗也
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
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
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

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
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
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
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
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
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
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
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

之大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
之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
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
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
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
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
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

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

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鯨音延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一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

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
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讓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策免望之左遷爲太子太傅望之既
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
霸薨于定國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
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
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
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
立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上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
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以客禮
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下名及宣帝寢疾
選大臣可屬者引以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
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
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
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
見尊重上即位數燕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
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

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
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
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
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
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
武帝游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
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且今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
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

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
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託望之勉以周召之事
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
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
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
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
前將軍小過五大過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
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

及待詔華龍華龍者言帝時與張子蟠等待詔以行汙穢
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
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相稱舉數譖訴大司馬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執為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
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
大罵曰非但廷尉尚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

此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
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
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
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
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
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
俊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

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
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
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
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
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
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
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赦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
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三召望之望之欲自殺

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
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
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
雲曰游趣和藥來無父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
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
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之

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一車指免官復爲中

自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

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都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考及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人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拒秦戰死於長

平宗族由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
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
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
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
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
罷復爲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
爲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
所輸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

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
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
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
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
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
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
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告諭諸
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
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

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
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上甚悅下議封奉世丞相將

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
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
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
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
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
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

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

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
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
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元二
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多所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

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
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
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
穴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

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

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

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而

隴反推也淮南子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

曰內郡輶車而餉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

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

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

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

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

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

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

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

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二處典屬國為右軍

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

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

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

尉

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二萬六千人乃
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
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
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前書勞奉世且讓
之曰兵法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武威參計策將
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
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
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
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

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
上曰羌虜破散割艾士逃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
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
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政隴西
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
前將與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
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
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
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官

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
帝時爲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爲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
商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
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
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
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
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宜蒙見
錄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
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

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
舉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
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野
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
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竒其志問丞相魏相相
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
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歲餘而
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
部督郵掾殺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

不首吏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
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
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
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
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
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
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
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
義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
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
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
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
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阿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帝長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
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

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
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
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
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
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
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
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
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

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
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
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重去郡將以制刑為後
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也不可不
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
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
子陞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
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
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

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畧有足稱者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馬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涇病痺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心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進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為寢中郎有詔勿事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病免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

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立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日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

而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顧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

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
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
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
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
令揚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
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
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賔
客孔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

言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孤白之喪而反衣之也古
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
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
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
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
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
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
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

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
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
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
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
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
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
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
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

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
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異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曰者明王之所
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
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
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
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

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
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
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
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攸害不讓極矣
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
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
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

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
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
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
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
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
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
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

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
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
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
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
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
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衛
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
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

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
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
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
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食其心休烈盛美皆
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
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
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
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
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

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
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
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
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
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
所不足蓋聰明踈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
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

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
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
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
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
興莫不本乎室家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
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
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
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而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及朝饗

羣臣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皆可采用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旣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疾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詔報

不許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
尊者衡默默不自安每有風雨水旱不時連乞骸骨讓
位上輒以詔書尉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
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
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
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
一百頃南以閩佰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
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爲界多
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

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時
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
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
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
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
陵佰爲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
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
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
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

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上罔下，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

蓮勺音輦酌

禹

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

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郎。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

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
爲待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
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
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
不敢彊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橐以爲章
主之過以奸忠直入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
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

